

往事如昨

乡村记忆

大板车与“摆了夹子”

朱玉成

新中国成立之初，如今的芝罘区叫烟台市，是区域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。周边的县市区，乘火车、坐船、就医、采购等，大都要到烟台来。

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市内的货物运输基本上全靠一种工具——大板车。比如说菜店和粮店的运输全部依赖大板车，菜店的油、盐、酱、醋、咸菜，全用大板车从酱油厂运到菜店，猪肉从屠宰厂运到菜店，鲜鱼从码头运到菜店，粮食面粉从国家粮库和面粉厂运至粮店，都离不开大板车。工业运输，更是依靠大板车拉进拉出。比如烟台玻璃厂的燃料和原料纯碱、石英砂、碎玻璃，产品灯泡、白酒瓶、啤酒瓶等都是用大板车运到各个工厂和商店的。至于说到基本建设，可以说那个年代的每栋建筑都是用大板车拉起来的。

这些运输大军大致由三个方面单位组成：一是正规搬运社，即后来的各个汽车运输队；二是各街道办事处搬运队；三是郊区农村组织的运输队，俗称搞副业的运输队。在那个年代，每天都能看到勤劳辛苦、汗流浹背的运输队的身影。还有环卫处的专业淘粪工人，他们拉的车，很多都在半吨以上，平道还好走点，最累的是自来水公司以南的大海阳陡坡。每辆大板车都是一个人单挑，体格健壮的能直线拉上去，身体稍差的都是走着S路线艰难地拉着往上走。那时我们还是学生，去市里办事来回都要步行，碰到这些环卫工人拉车，会毫不犹豫上去帮忙推车，这些粪车虽然脏点，但我们一点都不在乎。

菜饼子

姜惠泉

红梅姐的女儿来我家里，带来了几个颇有烟台特色的“菜饼子”，说：“舅，这是我妈中午刚做的，让您尝尝。”这几个黄灿灿的菜饼子，圆圆的像一个个小元宝，底面被铁锅烙成锅巴一般的硬皮。

红梅姐跟我们家渊源颇深。她妈妈跟我妈妈是为姑娘时的要伴，就是现代人说的闺蜜。后来妈妈远嫁昌邑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，又从昌邑回到了她的出生地。这对多年不见的老姐妹，又再续前缘，走动频繁。红梅姐父母在世的时候，我每年都过去给大姨和大姨夫拜年。

红梅姐在孙家滩轸大路南侧的三间小平房里，开了一个小饭店，她为人精明大方，小小的饭店每天顾客盈门。过了几年，她扩大了经营规模，“红梅饭店”成了当

很多饭店的饮用水和做饭的水，也都是靠大板车拉的。比如华丰街西头的桥头饭店每天都要拉好几车水，送水的工人每送两桶，便在门后划“正”字标记，每月底算一次账。

当时我们村庄的大板车运输队，由十辆大板车和一群二十多岁的健壮小伙组成，主要承担烟台玻璃厂往罐头厂运送罐头瓶子的任务。

那时的罐头主要用两种外包装材料，一种是瓶子，一种是马口铁，烟台罐头厂的大部分产品都用瓶子。罐头厂每天需要的瓶子数量非常大，生产的苹果、洋梨、桃子、大樱桃、草莓酱和五香鱼等罐头都用瓶子。这个运输队每天往返两趟，星期天也不休息，后来只好再加车加量，才勉强够每天生产需要。还有一支专业运输队往车站和港务局码头运输成品罐头，也是十多人的队伍，每天往返二次，没有休班日，可见当年罐头厂的产量很大。大樱桃罐头还出口欧美等国家，为国家创了大量外汇，它生产的飞轮牌午餐肉罐头，是全国知名品牌。

1970年是烟台的搬运社划时代的一年，也是烟台运输业里程碑的一年，这一年烟台的搬运工人完成了华丽转身，从人力车工人转变成了机动车驾驶员，而且还有一批30多岁至40多岁的女驾驶员。这是烟台有史以来的第一批女驾驶员，她们干起活来巾帼不让须眉，彰显出烟台女性的英雄气概。

机动车是烟台市交通局自主研发制造的，出厂以后给它起了一个既好听又悦耳的名字“革新

车”，但是一上市，烟台市民便根据车的外形，给它起了个外号“摆了夹子”（音）。这个外号居然在烟台市叫响了，人们逐渐忘了它的大名。人们都以新奇目光注视着它的一举一动，对这种车品头论足。这种车没有倒车挡，没有方向盘，也没有摩托车式的大雁把，而是一条一米长钢管与两根竖管连接在前轮上。若到了死胡同，司机跳下驾驶室，将方向柄来个180度的大转弯，人边行走边加油门，一会儿的工夫就将车倒至宽阔的大马路上。这种车定额载重量为一吨半，实际拉重物时经常超载，比如拉生铁、钢锭、沙、石、水泥等重物，每次都能拉五吨以上。

1971年的春天，这种车完成了一个破天荒的纪录。烟台一工厂急需北京造的机床设备，那个年代大型设备和货物只能依靠铁路运输，铁路方面答复没有车皮到烟台的运输计划，需要耐心等待。烟台的工厂向烟台运输部门求援，而那时唯一的机动车“摆了夹子”是以195柴油机为发动机，跑个百八十里还可以，到北京那么远风险很大。那时候沿途几乎没有加油站、没有修理厂，有着很多难以预测的困难。但运输单位架不住工厂的软缠硬磨，于是抽调一辆车况最好的“摆了夹子”，保养一天后出发，执行这次长途运输任务。第五天，这辆车居然载着机床设备，顺利返回烟台了，车队领导和工厂领导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。“摆了夹子”跑京城这一段佳话，在老烟台人中口口相传50多年了。

没有韧性，用它包包子根本捏不成包子的样。不知道哪位聪慧的“厨娘”，发明了把菜馅包在玉米饼子里的做法，让玉米面有了更广阔的天地。柴火在炉膛里疯狂地燃烧，热气不断从锅里涌出，妈妈用手扇了扇这些热气，瞅准时机把包好的菜饼子往热锅上一贴，饼子就牢牢贴在锅边上。等到出锅，又香又脆的菜饼子带着几分诱人的味道，可比单纯的玉米饼子好吃多了。如今，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不再为一日三餐而发愁，吃饭也不再是单纯填饱肚子。偶尔吃上几个菜饼子，那些被时光封存的人和事，便又鲜活起来。这或许就是食物的意义——它不只是用来填饱肚子的，更是用来记住来路的。

老井

柳君

我小的时候，父母都在外地工作，五六岁时正是生活最困难的时期，母亲不得不带领我们兄弟回到她的娘家，那个后来被我称为故乡的胶东村落。

村中有一口老井，多少年来始终清冽地荡漾在我记忆深处，它像一枚温润的印章，盖在我漂泊的心上。无论走多远，每当想起老井，便会想起故乡，想起童年，心底便会泛起一阵暖意，仿佛又回到了蝉鸣阵阵的童年。

老井建于明末清初，几乎与村落同龄，它选址在白洋河支流岩子口河南岸山根泉脉上。石砌的井壁，井台由一块小花岗岩雕凿而成，由于井绳长年累月的摩擦，井台留下深深的勒痕。该井属村民集体开凿，无官方或大户出资记载，为村庄生存必需的公共用水工程，村里人都称之为南井。

南井的井台高于地面约30厘米，井口直径约40厘米，水深十余米，井壁缝隙里钻出细密的青苔，四季常绿。相传，夏夜在井口处，可以听到地下一层的声音。这口井的一大特点是井水冬暖夏凉。冬天打上来的水是温暖的，还冒着热气，水质清澈，一直挑到家还冒着气。而夏天井水是凉的，特别是晚上，打上来的水很凉快，挑着水往家走，半路上乘凉的人们往往会拿个碗，喝上几口，甘甜又凉爽。

清晨是老井最热闹的时候。天刚蒙蒙亮，挑水的村民便陆续赶来，水桶碰撞的清脆声响，几声亲切的寒暄，在寂静的村庄里回荡。弯腰汲水时，总能见到清澈的水面，映着蓝天、白云，也映着乡亲们朴实的面庞。夏日酷暑，井水冰凉透骨，掏一捧洒在脸上，燥热瞬间消散；冬日严寒，井水却泛着微微的暖意，从不结冰，冬天早上可以看到井口的热气，依旧默默流淌。儿时的我们总爱围在井边玩耍，看大人打水，偷偷尝一口甘甜的井水，那清冽的滋味，是任何饮料都无法比拟的。

老井不仅是全村人的饮用水源，更是故乡的情感纽带。农忙时节，田地里劳作的人们归来，总会先在井边歇脚，喝上一口井水，解乏又舒心。傍晚，村民们端着饭碗聚在井旁，聊着家常，说着收成，欢声笑语在井边萦绕。它见证着村庄的四季更迭，看着孩童长大成人，看着老人渐渐老去，默默收纳着故乡的悲欢离合，从不言语，却始终深情。

1979年，城市开始通自来水，县政府决定在南岩子口村至吕家村之间修一座水塘，作为城市居民用水的供水站之一。当时这个平塘全部是地下水，天气干旱时，需要24小时抽水。记得1982年腊月我结婚时，用水多了，提井水来不及，托亲戚去农机公司用水囊运水，才解决了结婚用水问题。后来，政府为村里安装了自来水，南井渐渐被冷落，再也没有往日的热闹，青苔长得更盛了，井沿也多了几分寂寥。每次回乡，我总要走到井边，俯身凝望，井水中倒映的模糊人影，不仅是如今的模样，更是回不去的时光。

老井，早已不是一口普通的井，而是故乡的根，是我心中永远的牵挂。无论身在何方，那甘甜清冽的井水，总会在心底流淌，时刻提醒我来的方向，去的归途。